

大羅

著者：英國CATO

譯者：時興潮社



著“圖伽”國英

人 罪

GUILTY MEN

By "Cato"

行發社潮與時

訂出口一月七年十三國民華中

譯者序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整軍經武，力謀雪恥復仇；自希特勒登台，更加踴躍奮發，躍躍欲試，而英國當局却迷戀於和平之夢，優游歲月，不知注意國防建設；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尤其貽誤了擴軍的進行，種下大英帝國今日苦難的因子。「罪人」便是論斷英國執政者誤國行爲的書，在鑑往勵來的意義上，是有其偉大價值的。

我們深感此書有向國人介紹的必要，特由本社吳奚真，劉聖斌，鞠成寬，王思曾四位先生趕譯出來；復經孫晉三先生詳細的校閱過。自信可無錯誤。惟疎漏之處，或仍不免，尙祈讀者不吝指教。

爲補助讀者的了解，我們除於譯文中插註外，特由孫先生寫了「英國政府組織概況」和「二十年來的英國政局」兩篇，附於卷末，用供參考。

最後，我們希望抗戰中的同胞們能由這部書中得到寶貴的教訓。

罪

人

時與潮社編輯部三十年七月一日於沙坪壩。

二

著者序

一七九三年春季某日，一羣憤激的民衆衝進了法國「憲法議會」的議場。議會正在開會。一個滿臉沮喪的人物在講台上對他們說：「你們要求什麼？議會在全力爲民衆謀求福利。」這羣憤激民衆的首領回答說：「我們到此地來，不是爲聽取長篇大套的話；我們要懲辦十幾名罪人。」

「檢討已往的罪過，可以促成現在的有效行動。」英國現任首相邱吉爾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說。

罪人 目次

譯者序	
著者序	
第一章	敦刻爾克海濱一幕……………一
第二章	車中插曲……………一三
第三章	「公爵夫人們要來和我接吻了！」……………二〇
第四章	希特勒登場……………二七
第五章	肉食者「鄙」……………三〇
第六章	賀爾為德國建造了海軍……………四〇
第七章	銀樣蠟槍頭……………四七

第八章	傘與首相	五二
第九章	衆矢之的	六一
第十章	黃金時代	六七
第十一章	所適非人	七六
第十二章	加里古拉的馬	八五
第十三章	賽御馬	九一
第十四章	雪裝總監	九五
第十五章	幕後何人	九九
第十六章	牽線入	一〇四
第十七章	前車之鑑	一一〇

目次

四

第十八章	大臣不管部	一二四
第十九章	失業部長	一二八
第二十章	裝傻之道	一二一
第二十一章	我的朋友張伯倫	一二五
第二十二章	墓誌銘	一二八
第二十三章	坐失良機	一三二
第二十四章	閃擊戰	一三七

附錄

- 一、英國政府組織概況
- 二、二十年來的英國政局

罪人

第一章 敦刻爾克海濱一幕

登場人物：孤軍

炎炎似火的烈日照射到敦刻爾克的海濱上，除了燈塔和碼頭下面一小片寶貴的地方，找不到一點兒蔭涼。在海濱沙灘若干碼之外，是低淺的海水；海和鎮市中間有些沙丘隆起着，供給人們一些掩蔽的地方。

記清了這些沙丘，這低淺的海水，尤其是這個碼頭。三十萬大軍的性命都寄託在這些仍然存在的東西上面。

敦刻爾克是一個寬不過三十哩，兩邊夾着敵人的走廊盡頭的門戶。在這個走廊裏面，

第一章 敦刻爾克海濱一幕

四十萬左右的英法精兵們在不斷的戰鬥。他們現在已經慣用這個戰鬥的方式——行進，掘壕，殺。很久以來他們就在這樣英勇的作戰；曾經深入過比利時的內部，當後方受到威脅時，以有條不紊的完整陣容退却下來，比國國王背義投降之後，使他們的側翼袒露，又不得不再度退却。

他們曾經設法向南突圍，來衝破德國鋼鐵武器的重重包圍。可惜啊！這種勇敢的突擊，因為沒有重坦克車和俯衝轟炸機而不能完成目的。沒有旁的辦法了。他們回過頭來，看到了走廊盡頭顯示出來的一線生機。

這是個可笑的希望。在走廊的兩側，有德國的四十師步兵和八個裝甲縱隊，在毫無間歇的以豪華的砲火向他們猛烈的夾擊。德國的飛機佈滿在天空，使火焰一般的烈日都黯然無光了。對於敦刻爾克本身呢，全世界最強大的空軍在盡其最大的努力，毫不放鬆的日夜轟炸，爲的是關閉起這個門戶，斷絕了退軍的後路。柏林倫敦和巴黎都認爲這些軍隊已經難逃羅網；任何軍事專家也不敢作出相反的預言。希特勒在大喊其「全軍殲滅」。邱吉爾

叫英國人民爲「重大的噩耗」而準備。雷諾說只有奇蹟才能把他們拯救出來。

英國所曾派遣到戰場上的最精銳的軍隊，似乎就這樣的陷入絕境了。在那些天的戰鬥當中，指揮官的命令，沒有一樣他們不會執行。命令是「前進」，他們就奮勇來對抗敵人優勢的砲火，不顧機槍掃射或飛機的轟炸，向前衝去。命令是「退却」，事實上他們常是被迫如此的，儘管沒有充足的戰車防禦砲來對抗敵人的猛攻，儘管來自空中的截擊是那樣無情而殘酷，他們總能有條不紊的退却下來。他們在勇氣和紀律上表現得真已算是盡善盡美。他們沒被打敗，而且是不可征服的。

但是，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已全然無效。現在他們在蹣跚的退却着，腳痛，眼睛發紅，幾天不曾睡覺，第三帝國却仍在盡其全力對他們施以痛擊，他們蹣跚的退却着，擺動着酸疼的四肢，退向這大火燃燒中的港口，退向這一個炸彈就可毀滅了的碼頭。那片沙灘離英國只有三十哩，但是毫無遮掩的裸露在那兒，變成了納粹轟炸機最好的目標。

敦刻爾克已變成一個屠宰場了。納粹的飛機在以無情的準確向它轟炸。蓄水池已被炸

中。在旅館改成的醫院裏，一個傷兵每天只能分到一大杯水。洗滌用的水當然一點兒沒有。食糧已經減少到只有餅乾了。就是這樣，他們沿着那個被德軍砲火和炸彈夾擊着的走廊，走到那即將淪為廢墟的火焰中的鎮市，走到那沒有蔭涼，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防禦的碼頭。在這種極端悲慘的情景之中，第一批英國軍隊到達這走廊的盡端。

早到的士兵們聚集在海濱，或像兔子一般的在沙丘中間掘洞自蔽。他們懷着絕望的心情注視着低淺的海水和碼頭。他們都是英雄；但是在當前這個世界，在飛機和七十二噸坦克軍的時代，單是英勇並不夠啊。如果先頭這三萬人的情形已經糟糕，還在走廊裏且戰且退的萬千的人們又將如何呢？

那天夜裏產生了一個奇蹟。大不列顛是出英雄的地方。在它的海陸空軍裏，固然盡是些勇敢的士兵。但在不列顛的各個漁港裏，也不乏穿着短衫汗衣和舊橡皮靴的英雄們。那大夜裏，召集的命令傳遍了各地。

過了幾小時，海峽裏就充滿駁船，拖船，單走沿海的小型輪船，汽船，救生艇，私人

巡邏艇，幾百隻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船，追隨着驅逐艦或在戰鬥艦的保護之下，向前駛進。可是這線希望仍是微小而渺茫得很。

天空中德國轟炸機的數目在不斷的增加。它們沿着海濱用機槍掃射，在這個海濱上，黑鴉鴉的一片，到處是兵，真像英國海濱勝地黑潭在廟會季節時一樣擁擠。德機在沙丘中間搜殺着。在鎮市的上空，它們毫無分別的濫肆轟炸。它們埋伏在空中，俟機擊沉英國船隻。它們試着炸毀那憐一的碼頭。當然，希望仍是渺茫得很。但是，在所有英國西南部的港口，每一個會划船的成年人或少年，都在準備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拯救幾個不相識的祖國的健兒，他們知道，這些戰士爲了完成他們共有的使命，曾在佛蘭德斯的煉獄裏毫不畏縮的來克服着一切的苦難。一個以義勇水手資格隨着一隻大船出發的十八歲的小伙子說：「我太年輕，沒能到法國去打仗，但現在我也要嘗嘗這味道了。」

這篇壯烈的史詩繼續了將近一星期之久。那些小船迂曲着前進，把從淺腰深的水裏涉渡過來的士兵們拖上船來。也是由於奇蹟使然罷，碼頭竟未中彈，所以海軍的大型船隻仍

可以在這兒撤退部隊。

可是，除了一個幸運的霧天，納粹的攻擊每小時都在比以前更加兇猛起來。逐漸加多的飛機掩蔽了整個的天空。機關槍手飛得更低，也更爲大膽了。德國的重砲愈來愈近，已使這個海濱陷入它的射程之內。到第三天，希望又銷沉下去了。在這狂風暴雨一般的砲火攻擊之下，英國統帥部採取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決定：此後登船只能在夜裏舉行。

一個海軍軍官，懷着沉重而沮喪的心情，走到碼頭來，宣佈了這個消息。這長長的行列不得不蹲伏在沙灘上，或退回到沙丘中間。他們必得再受二十四小時的苦難。在周圍都是砲聲和死傷相繼當中，他們必須有耐心和堅強的神經。這兩樣他們都有。他們是軍人。一點也沒有慌亂的景象。

工作一小時一小時的進行下去，雖然那些熱心的水手們必須更謹慎的划着那些救生的船，出生入死於海港之中。有一隻船，在通過多維爾海峽時，曾遭遇到俯衝轟炸機六次的襲擊。它停在比利時的海岸，作成了一個高射砲的陣地，掩護着其他船隻靠岸。當它靠碼

頭時，天空落下的炸彈爆裂在它的周圍。後來它動身往回開行，又有十二架俯衝轟炸機來集中轟炸它了。它沒有直接中彈，但是它的汽管爆炸了，失却了控制的能力，向沙濱飄蕩着，如果不是另一隻船把它拖行，它無疑的只好停頓在那兒了。可是，那些狡黠的俯衝轟炸機又盯住了它來攻擊。

艦長非常爲他的乘客們着急。他把他們送到拖船上，向他們揮手道別，然後轉回身來對他的水手們說，『我們還有一個希望：不顧敵人的轟炸，把汽管重新修起。』他們用了一小時半，在不斷的轟炸之下，努力把船隻修理起來。最後，終於從毀滅的魔掌中搶得了安全。它搖擺着開回丁多維爾。第二天，它回到了敦刻爾克。它不過是一千個當中的一個。它的英勇故事是百萬當中的一個。

飢餓，渴，纏着繃帶，浸在油、血和鹹水裏，這些未被戰敗的軍隊回到了英吉利的海岸。在英國的國土上，他們聽的第一句話，就是對於拯救他們性命的水手們的頌揚。『天啊，』一個英國兵說，『這些人真是不可思議的。多麼英勇而能幹的人啊！』一個水手回

答說：「英雄是你們這些小伙子們，不是我們！」

他們帶着微笑的面容登了岸。他們從火車裏頻頻揮手示意。他們爲這些拯救者們而感覺驕傲。他們也感覺到自己的幸運。他們曾親眼看見身旁的同伴，被一塊金屬的爆炸片中而倒下去的情景。他們曾感激過那使得他們可以爬上船來的低淺的海水。

他們更曾深深的感謝上蒼，爲了那一個木頭和士敏土作成的台子——敦刻爾克的碼頭。他們當中有二十五萬人是從那兒上船的。沒有它，這個奇蹟要有一半兒永遠表演不出來。當然，在英勇之外，幸運也同樣有助於他們的得救。在長長的數月訓練之後，在橫斷比利時的恐怖戰爭之後，經過了最後一週的堅忍，這英國第一軍的得救，還是像一條線似的繫在那殘存的碼頭。

你也許要問，不列顛最英勇的男兒何以竟陷入這般危險的境地？你問的對。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何以會從比利時被驅逐出來？沿着比利時的大路，甚或在海濱沙丘中間，德國飛機何以竟能對他們爲所欲爲？他們最後的安全，何以不是仰賴着他們無敵的運用武器

的技能，不仰賴着他們無比的英勇，不仰賴着嚴肅的軍紀，却要靠着靜海淺水和那偶然倖免於難的碼頭呢？

我們知道會有種種繁複不同的回答。繆斯河的橋樑不曾炸毀，比王的背義投降，始終採取防守戰略的錯誤——所有這一切和更多的類似的理由都不能辭其咎。但是，此外還有一個理由，更真實而主要。這是每一個英國兵從海峽登陸之後所訥訥道出的。

滿臉鬍鬚，疲倦，也許還帶着創傷，可是他仍然要用些時間道出了悲苦的事實真相，讓全世界人士來聽。因為，在笑容和歡呼之中，在對他們自己的活命感恩當中，他們還懷記着留在後面不知下落的三萬戰友們，他們回憶到自己曾經在那兒受過苦難的地獄一般的戰場，在歡欣當中，他用憤怒的舌頭來講着，講出了自己所熟悉的真相。

下面就是這些正確的答覆：

一個康瓦爾的（Cornish）水手說：『有一個驅重隊的班長，是我所曾見過的最英勇的軍人。他所率領的五十名士兵，正涉水把軍火往船上運的時候，八架亨克爾飛機在頭上轟炸